

秋景(组诗)

□戈三同

当最后一枚叶子 从树上
摇晃着落下来。一棵落净叶子的大树
两耳就清静了
仿佛一座教堂 把风悄然关在门外

头羊

那个隐草丛
举着相机咔嚓的游客
让安静吃草的羊 抬起一脸茫然
一只蓄着长须
酋长一样率众的头羊
是最先被触怒的
当它携群羊 移步山的那一面
回头像甩来
一座阻挡的山岗

打草人

当钐刀 掠过这个黄昏
草 已经把锋利的刃边 吃掉了
无边的空旷 草香四溢
仿佛 是那只草尖上突然掉下的蚂蚱
一脚 把秋天蹬扣的
夕阳下 打草人像最后一棵
不肯倒下的草 摇晃着
弯下去又立起来

虫鸣

相对于一棵 担当的树
虫们 好像除了爬
除了露头或藏匿
即使停下来 也百无聊赖的样子
我看见 当一股秋风
经过一棵树 在两枚叶子之间
翻了翻身 却是虫鸣
一把按住的

一只独行的羊

一只羊 很温顺的样子
迎季节的边缘 逐草而行
迎面风 是暖暖的
它扬起脖子凝望的眼神
也是暖暖的
当四蹄收拢 它的舌头
就是另一片草场
错动的嘴巴 像安装了马达
弥漫的草香 是一口一口酿造出来的
如果在冬天 如果下雪了
它会变得又白又胖
像一座白色小屋 拱起在地平线上
而在黑夜 它的眼睛也亮着
因为它的内心 有一盏灯
神一样居住

草原的夜晚

□刘瑶瑶

蒙古包开始透出温暖的光
马头琴奏起悠扬低沉的旋律
奶茶奶酒烤肉的香味飘散草原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聚在篝火旁载歌载舞
草原又迎来自己的夜晚

白色的哈达祝愿人们幸福平安
一首放牧相会继续着人生不老的主题
草原人们的豪迈与热情
让人胸怀顿开
大碗酒 大块肉
高歌 尽舞
让人忘了世间所有的烦恼

午夜来临 人们尽酣睡
喧闹一天的草原也渐渐安静下来
一个人披着厚衣 走出蒙古包
感受草原夜晚的另一种美 静美
天深蓝 深蓝得广博
地暗绿 暗绿得辽阔
身在其中 心也宽敞

抬眼处天空如同辽阔的蓝绒线上
镶嵌着无数颗熠熠发光的宝石
地面上一片暗绿
极目远眺处 天地连成一线

没有月亮的晚上
密集的繁星牵着思绪
欲将满腹情感寄予指端
以天空或草原为笺吧
此刻只抒写出广博、深邃、宁静

又见摇把电话机

□郭启俊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生产队里没有队房 晚上经常在我家开会。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然残存着那些几近消逝的记忆碎片:昏暗的煤油灯光,浓烈的旱烟味道,还有那一张张黝黑而纯真的脸庞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会议上人们憧憬和描绘未来美好生活的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一天散会后,我问母亲电话是什么东西?母亲无奈地回答说,她也没有见过电话。听说过的人说,就是把两个电话机用一根铁丝串连起来,几千里之外可以相互通话。听了母亲似懂非懂的这番话,我的幻觉中似乎领悟到电话的真实模型,又模糊地意识到它距离我们还很遥远。

没过几年,从县城到公社开通了一条电话线。那条笔直的电话线,横穿过我们上小学的乡村便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话线,一根接着一根的松木电线杆,不远不近地竖立在广阔的田野上,电线杆的顶端悬挂着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电话线。顽皮任性是孩童的天性,每当我们上学路过这里时,常常从地上顺手捡起坚硬的土坷垃,瞄着电线杆上的小白瓷帽乱打一顿,互相比赛看谁打得准。过了不长时间,那条小路两旁电话线上的白瓷帽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了。

有一年春天,我们村里来了一位驻村干部,听大人们说是一位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要在村里蹲点住上半年载。很快从公社到村里开通了一条电话专用线。那条电话线刚好跨越我家屋顶的上空,钻入了附近的邻居家。

有一天,好奇心驱使我想偷偷地扒开那个干部住所的门缝,看到房子的地面上新添了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状如豆腐块大小的黑颜色的小方盒,盒子上带有一个摇把,那条电话线和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揣测,这可能就是母亲说的那种电话机。但是,我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在我的幻想王国中,一直以为几百里远能够听到说话声音的电话机,里边一定能够装得下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它却是如此的小巧玲珑。

时隔几年,生产队也装上了电话。然而,在记忆中我一直无缘亲自拨打过电话。直到上世纪70年初,我参军当上了通信兵,才聆听到电话机里那清晰的语音声,也明白了从声波转化为电波、再由电波还原为声波的奥秘。

伴随着大容量电缆线和程控交换机的广泛应用,自动电话机逐渐替代了老旧的电话机。于是,那种使用过多年的带摇把的电话机,在我的视野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用自动电话机拨打市内电话,不用再通过话务员接听,打电话自然比原先方便多了。但是,拨打长途电话时,还要经过一个个中介,通话的距离越远,接转起来越费周折。有时接通一个长途电话,要耗费好长时间。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到北京出差,给家里打电话要到西长安街邮电大楼去办理。那里的一楼营业大厅里安装了一排小木屋,就算是相互隔离的电话厅。打电话时要到前台登记预约,如同在医院门诊大厅等候就诊一样,人们坐在几排长椅子上耐心等待叫号。当点到自己的姓名时,鱼贯而入进入到那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狭小空间,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完自己想要说的话。原因是这样做既省时又节约电话费用。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从首都北京到西北铺设了一条光缆线路。随着这条电信高速公路的开通和不断升级,电话线路的传输能力成百上千倍地增长。从那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城里人的家庭普遍安装了电话,打长途电话也和市内电话一样方便自如。

就是在有线电话脱胎换骨的年代,市面上悄然出现了一种无线移动电话。也许是因为它的价格昂贵,挂在腰间又能显示主人的身份,人们给它取名为“大哥大”。使用这种电话不再受电

线的困扰,在特定的范围内,随时随地可以拨打电话。出乎预料的是,这个粗笨的家伙好景不长,我只是在指挥一次大型公益活动中体验过它的便捷,还没有来得及配带就失之交臂了。

取代大哥大的,是以数字通信技术为载体的手机。记得我使用的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接下来的是诺基亚、三星、苹果、华为等一系列的品牌。二十多年来,在技术创新的强力推动下,手机产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更新换代令人应接不暇。成本和价格的直线下沉,使手机成为寻常百姓的新宠。借助网络平台的日臻完善和自身功能的快速刷新,手机不再局限于打电话,语音之外的功能日益增多,几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身的工具。这一切就好像充满魔力的神话世界,传说中的顺风耳、千里眼等不可想象的奇迹,在这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变成了现实。

要知道,一部小小手机的背后,有高端集成电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这里正在上演着一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历史大剧,剧情中既有一个个创新突破的惊喜,又有一串串惨烈竞争的悲壮故事。在暗流涌动、云谲波诡的市场大潮中,中国的手机产业由跟跑、并跑到领跑,不仅跻身于国际大品牌的前列,而且将要引领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浪潮。

前不久,我在一家博物馆里参观,猛然发现那种黑色的摇把电话机。在琳琅满目的众多文物中,这部被时光打磨得蓬头垢面的电话机又醒目又亲切。当年这个曾经让我不可思议的神器,现在已经成为下一代人陌生的历史文物。我不由自主地在那里伫立了许久,仿佛是一个梦游者,耳畔响起起童年时代我向母亲发问时的声音,眼前回放着一幕幕近几十年来祖国通信事业日新月异发展的场景。

我和我的祖国

民初心不变的结果。边城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腹地,写边城,不能不写这里的草原,不能不写这里的人。边城的准确乎没有锡林郭勒大草原那般肥美,那般丰沛,那般婀娜,但他却是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坚强、如此的雄壮。在夕照金光的映衬下,边城草原洋溢无边的大气与豪迈,这种大气与豪迈沿着地平线急速奔驰,晕染了俄蒙边界,击中了俄蒙两国人民友谊的心弦,奏响了中俄蒙人民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时代高歌。我站在金色的草原上,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品味着金色的人生。友人用他专业并高超的摄影技术,为我留下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伟岸形象,也让我从此对边城留下了念兹在兹的无穷思念。边城人民的热情在饭菜上达到无可替代的高潮,满桌尽是绿色尽是生态,草原上自己种的瓜果蔬菜端上来了,草原上自己养的鸡鸭鹅端上来了,草原上自己养的手扒羊肉端上来了,满嘴的青菜香满嘴的肉鲜味,沿着我的味蕾,沿着我的血管,沿着我的食道,沿着我的血管,无比温和地让我融化了。融化在边城的美食中,融化在边城的云天中,融化在边城人民只有初心没有尽头的热情中。音乐响起来了,满洲里日报的李总和赵主任为我们奉献出草原上最美的歌声。《陪你一起看草原》《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鸿雁》等经典旋律缓缓响起,我不可自拔地走心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中,我真切地看见了边城的本色,边城不仅很努力,而且不孤独,他是各国人民往来的枢纽,他是蓝天白云金色草原的圣土,他是孤独者向往的精神家园,他是永不沾边的边城

七年之祭

□张明淑

老莫,我的夫君,转眼间你离开七年了!请原谅我今天才写此文,因为七年来,你的去世一直是我的心痛,让我不敢面对也不敢触碰!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那丧偶也是不是有七年之痛?七年前,你从发病到走短暂到只有半个月,如五雷轰顶,打击得我都崩溃了,我自我封闭,不吃不喝,还出现了幻听,大脑一片空白,只盘旋着一个声音:他怎么扔下我走了?!没有你,我的人生失去了意义,我的心灵一片黯淡,再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七年来,我时常边流泪边告诫自己要坚强,我像一只独角兽,与遭遇到的所有艰难困苦搏斗,那种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生怕有闪失的恐惧和痛苦,如黑云般笼罩了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终于时光流逝,扫除了阴霾!在七年之际,可以告慰你的全是高兴的事。

首先是你念念不忘的出文集的事:你走后,怀着一定要给你出文集的信念,我支撑起病体,几次回内蒙古,到处奔波,承蒙各级领导和朋友、同仁的多方协助,终于完成你的遗愿,出版了《齐莫尔根文集》四卷本,不光有平装本,还有你生前最喜欢的精装本!当我把文集供在你安息的海青浦报恩寺功德楼里时,冥冥之中,我甚至感觉到了你的欣喜!

第二件事,是你的另一个遗愿:设立基金。资助城市学蒙古语的孩子,这件事关乎民族情怀的大爱之事,恕我无力而为了!但你的小儿子海阳他懂你,敬你,自告奋勇地表示由他来完成!我已来呼市,着手准备工作,我首选了你的母校——呼市蒙古族学校,那里有从牧区来的贫困学生需要资助。

最后一件告慰你的事是:你一直愧疚,并在临终前还说不起我,没能够买个房子让我有个窝。现在,老房子动迁,不久之后,法院就将判下来了。

还有你的亲朋好友,我每次回呼市都代表你去看望他们的,你放心吧,他们都健康安好。

老莫,我的夫君,你离开我时,我61岁,相伴了42年!我16岁认识你,18岁嫁给你,又从江西转插到内蒙古,你的善良、正直以及才华,让我无比敬仰。我们三观相合、志同道合,日子虽清贫但我觉得很幸福!1975年,父亲退休让我接替回上海,你当时很高兴,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我办离婚,并把孩子留下。当



荷塘小景

周文静 摄

荷花一池醉举清风

□关福财

独韵浮名的垂柳在岁月的两岸婆娑袅娜。对于生长无法抉择的荷花,舞动高洁引渡水天迷失的云霞。

污浊潜入水的内部,水的无奈或许是上善的无奈,然而那一朵朵采荷却是水托举的清波。

在满池错落有致的荷花面前,排列的文字无论如何干净整齐都会显得单薄而笨拙。

时海蒙5岁,我24岁,你说我要嫁人,抱孩子很不利,但我没听你的,选择了留下。因为善良的我不忍心你和孩子失去我!此举让我在内蒙古多呆了31年,直到2006年退休才回到故乡,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段岁月,我们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一个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一个考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我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大学,当了一名编辑,并用我的专业知识辅佐你的文学事业,做到了绿叶扶红花。你获奖无数,创作上硕果累累,是1990年第一批评上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的辛劳和付出得到你的赞扬,临走还不忘夸我是伟大的母亲,家里的功臣,这让我倍感欣慰。其实,你不用感谢我的,因为我们彼此都付出了无私和爱!但唯一让我委屈而不解的是,我做了这么多,又做得这么好,你说过要白头到老的,为什么言而无信,半路扔下我走了?

七年了,我以为我可以走出丧夫之痛了,但此时此刻写此文,我仍然泪流满面,心如刀绞。共同生活42年,以往的苦难全不记得了,埋在心灵深处,此刻在脑海中如钻石般闪烁的全是往昔爱的碎片:每当我想家了,你会惦记起脚尖跳芭蕾舞,惟妙惟肖的,逗得我破涕为笑;每当我忧郁时,我会用口琴吹奏蒙古族歌曲《诺吉雅》《黑缎子坎肩》,让你听了释怀;还有五台山钻佛母洞的惊险,北戴河泳泳,浪漫地手拉手奔向大海的灿烂的笑容,四月份没了暖气,寒冷的晚上,你用体温捂热我的被窝,然后才回自己的睡房,苦日子时,一碗难得的烩菜中有肉,你总是挑出来让我吃,说我在长身体,要加营养,润物细无声,如此的贴心事很多,以致我回忆越多,哀伤越多!

记不得谁说的,如果你生命里最爱你的那个人不见了,别哭,他一定会用某种特别的方式陪着你呢!那么等新房装修好了,我把你的书和文集都摆进去,你快回家吧,有书,有妻子,有个窝一直是你的梦想!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老莫,我的夫君,你虽走了七年,但从未离我而去!你依然驻足在我的心中,直到我与你团聚的那一天,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我的痛苦亦是想你!

你在天国安息吧!

